

東方魂 著

將命小子

上



長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明洪武年间，平静的江湖突然杀祸迭起，血雨腥风……

明太祖朱元璋突然莫名其妙地强迫富翁沈万山敦请张三丰赴京谒帝……

《八封仙经》、《碧月逍遥录》、“青玉内景（经）石镜”悬系着朝野上下武林人的心……

明朝特务锦衣卫横行霸道、杀人如麻……

乱世中，江湖出现了一个“拚命小子”。他神功天成，奇学盖世，成为朝廷鹰犬及武林败类的大克星。他蔑视皇权、鄙薄理学、崇尚人性、尊重朋友，斗邪恶不屈不挠；他一身正气，满腔侠情，映得长天独红……

作品将中华武学与中华精神融为一体，将道、教、佛、禅熔于一炉，透过神秘的东方文化，揭示了人生，揭示了社会，其思想价值和艺术远非同类作品可比；气势雄浑，场面宏大，血与火交织，侠与情相融，那惊天骇地、泣鬼惊神的绝世奇学，那剪不断、理还乱的血泪情丝，令人读之触目惊心、回肠荡气。

目 录

(上册)

第 1 章	祸起萧墙.....	(1)
第 2 章	摄魂一笑.....	(43)
第 3 章	横刀夺爱.....	(90)
第 4 章	天罗奇毒.....	(144)
第 5 章	凌波二老.....	(201)
第 6 章	迷途难返.....	(226)
第 7 章	妙窥秘笈.....	(247)
第 8 章	上人受制.....	(279)
第 9 章	三丰拒谒.....	(303)
第 10 章	邪门中魔.....	(320)

(中册)

第 11 章	门主教子.....	(347)
第 12 章	患难侠侣.....	(363)
第 13 章	巧占双莺.....	(410)
第 14 章	毒技惊魂.....	(446)
第 15 章	戒昙遗恨.....	(459)
第 16 章	红颜情殇.....	(474)

第 17 章	勇斗阎罗	(514)
第 18 章	人诡计毒	(577)
第 19 章	剽骑恶运	(612)
第 20 章	峨嵋风云	(639)
第 21 章	狼人野欲	(679)

(下册)

第 22 章	白莲傲雪	(697)
第 23 章	鬼村魅影	(730)
第 24 章	师徒反目	(764)
第 25 章	怨女春心	(829)
第 26 章	黑巾之谜	(875)
第 27 章	护镜丧母	(892)
第 28 章	孟浪姻缘	(911)
第 29 章	偷王夺美	(926)
第 30 章	甜功秘授	(946)
第 31 章	辉煌一剑	(959)
第 32 章	谷坳搏杀	(1000)
第 33 章	龙颜阴晴	(1007)
第 34 章	灭门除孽	(1016)

第22章 白莲傲雪

野云漫，风残淡，回望眼，娇喊香喘飞传，天深处，看不见，落花流水伤寒，幽洞碧泉千古磨，展开去，潇洒九层天。

穿云破月去，一阵风里行。山花映脸红，满腹秋天气。贺子秋犹如神龙飞动，急奔了好一阵，来到一座山口，把丁少珍放下。

“女娃儿，这里山色不错，草药不少，你就在这里安心修炼吧。”

丁少珍心中大急：“你去哪里？我要在这里呆多久？”

贺子秋笑道：“我不去哪里，你放心好了。至于你要在这里呆多久，那要看你的造化了。也许三五天，也许几十载，难料。”

丁少珍惊叫道：“我不能呆这么长！”

贺子秋微笑道：“莫急，这里人迹难至，空谷传音，慢慢你会喜欢这里的。”

丁少珍看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老先生，你正好把话说反了。在这里呆几天有新鲜感在，住长了就厌了，而不

是喜欢。”

贺子秋哈哈地笑起来：“讨厌与喜欢是一样的。总之。你会慢慢忘记这些的。”

丁少珍脸色一正：“我不会忘记的，我要天天计算时间。”

“那有什么用呢。”贺子秋摇头说，“你能否离开这里在我，不在天数。你若想早日离开，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丁少珍急切地问。

“听我的话，按我说的去做。”

丁少珍十分丧气地叹了一口气，不言语了。

贺子秋冲她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走吧，山里头有我昔年练功的地方，我就在那里调教你。”

丁少珍十分不情愿，可她没有办法，走不掉只有留下。她无精打采地向山里头看了一眼，跟着贺子秋爬上石阶小道。

她走得很慢，不时向两边望，可满眼里只有山石风，也许有草，她没有留意。

贺子秋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别望了，没有人来帮你的。见了我不跑的人江湖上已是很少了。”

丁少珍说：“我不是在寻人，是看这里到底有什么是我喜欢的。”

贺子秋轻笑道：“丫头，你怪会辩呢。”

丁少珍微然一笑，没有吱声。她心里是否有些快乐，她弄不清楚，有时要感觉什么也是相当难的。天下事单一的很少。

两人一前一后进入一片密草丛，向北拐了一个弯，到了一片枫林前。枫叶还没有红透，但已让人感到一片火燃。干透的风吹得枫叶沙沙作响，丁少珍不知被触到了哪根神经，呆

在了枫林前。

贺子秋扭头看了她一眼，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丁少珍说：“我看见许多人在火中叫喊。”

贺子秋点头道：“好兆头。这是出‘阳神’，那火就是这片枫林。”

丁少珍不解地问：“好在哪里？”

贺子秋摇头晃脑说：“《道藏丹阳密经》云，‘阳神’者，‘真阳’之宰也，由下而上，气冲神门，故而逸出，是谓‘银花’，是丹气旺盛之象。”

丁少珍喜道：“这么说，我的功力很深了？”

贺子秋摇头说：“那也不是。内气足只是功力深的一种现象，并不是所有的内气足都是功力深。功力的深浅不是指内气而言，而是要看对‘神’练养程度。在人的眉心有一颗紫珠，它放出的气圈的多少才代表功力的大小。每一圈是一个年轮，年轮多的自然功力深，反之，功力就小。”

丁少珍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怪论，一时怔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问：“功力的深浅能看出来吗？”

贺子秋点头道：“能的。但泥弹子眼除外。”

丁少珍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：“人还有泥弹子眼的？”

贺子秋说：“人眼浑浊，不辨幽微，与泥弹何异？唯有慧眼才可窥破天机，洞察人生。”

“那你的眼是什么呢？”她笑问。

“我吗，”贺子秋笑道，“亦圣亦俗，闲时泥中捉龙，忙时海里捞虾，说不准呢。”

“你比张三丰真人如何？”丁少珍忽发奇问。

贺子秋顿时沉静了，两眼黑而透亮，闪着不可测的虚光，

仿佛一团乌云在升起。

丁少珍似乎感到唐突了，低声说：“也许我不该这么问的。”

贺子秋寂寞地一笑：“你没有错。张三丰是个活人，我也是，总有一比的，想忘掉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。张三丰丹道已成，功不可测。我毒道亦成，也有神效。我们两个若交手，谁胜谁负，委实难以预料。”

丁少珍笑道：“那一定是您胜，有相同的功力，毒道自然要胜一筹。”

贺子秋淡然一笑：“那也难说。武功再好毕竟是死的，而人是活的，一切要靠自己的发挥。”

丁少珍笑道：“我就是再会发挥，恐怕也强不过您去的呀。”

贺子秋哈哈地大笑起来：“丫头，你又进步了。就这么个进步法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超过我了，到时你还怕谁。”

丁少珍心中一甜，有些飘飘然，谁都不怕，那是多么动人的境界呀！在人世间，还有比掌握自己更美的事吗！她想不出那一天突然到来，自己会是个什么样子，也许……她笑了。

贺子秋瞟了她一眼，见她在自己的神想里姿色倍增，两颊生辉，猛然摇了一下头颅。到了他这个年纪，眼里是不该有美色的。色对于老人，尤其是练功的老人，是比刀更厉害的东西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把脸转到一边去。

丁少珍什么也没发现，脸上的笑意更浓。

贺子秋说：“过了枫林，就到了我过去练功的地方了，也许那里都长满了草。”

丁少珍没有吱声，跟着他穿过枫林去。在一片红色中走动，那感觉是异样的，仿佛要在火中飞升起来，脚踏的也不是大地，而是软绵的火云。她有些激动难抑。

贺子秋什么感觉也没有，他的敏锐似乎都陷进了皮肤的皱纹里，一点儿浪漫也没有了。

同是一片枫叶，那么鲜红动人，你可以想到火热的心，奔腾的血液，愤怒与仇恨，可他却只看到一片枫叶。他的想象力仿佛断翅鸟儿，飞不起来了，永远回不到了它的童年。

出了枫林。两人向西走了几十步，下了另一个山谷。

忽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两人同时一愣。贺子秋思忖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躲一下，看来的是什么人。”

丁少珍低应了一声，两人闪到一块石头后面去，静观其变。

人影一闪，走过两个人来，一男一女，都三十来岁的样子。女的面目姣好，身材亦妙，身背剑，双目明亮，头发绾在后脑勺上象座平滑的小山，一身青衣干净整齐，让人望之觉亲。

男的是个黑面粗汉，健壮魁梧，拳大如碗，肩后插着一对虎头钩，煞是威风。

女的走到一块石头上向西眺望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有人来，也许不会有事的。”

男的说：“教主吩咐这几天要格外小心，我们不能大意，也许他练功到了紧要关头。”

女的说：“他真的能练到第九重吗？”

“能。”男的肯定地说，“教主是天纵奇才，一定能把‘莲花功’练成的”。

女的有些担忧地说：“历代教主都没有练成，难道他找到了诀窍不成？”

男的点头说：“对了。我听教主讲，‘莲花功’来自佛教《龙缘经》，最讲究层次，第七重是关键，练好第七重，要成功就不难了。”

女的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男的，说：“这么说，教主才练到第七重？”

“也许是吧。”男的轻声说，“不过你别小看这第七重，莲花宝神功，七重现真精，挥掌打一片，没人看得清。”

“那到第九重呢？”

男的笑道：“九重莲花宝，大道已完成，出手莲花现，美妙如天成，没人能接下，永战无不胜。神极了。”

女的摇了摇头：“有这么玄吗？”

“当然，书上这么说的，还能有假。不过到底如何，谁也没见过，教主也说不清。”

女的点了点头，欲言又止。

躲在石后的贺子秋这时笑问丁少珍：“你可认得他们？”

丁少珍摇了摇，她从来没见过他们。

贺子秋轻笑道：“听了他们的谈话，还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吗？”

丁少珍怔了一会，美丽的眼睛忽闪了几下，说：“难道他们是白莲教的人？”

贺子秋点头道：“对极了。这两人是一对夫妻，白莲教里仅次于教主的首领，是教主的左膀右臂。男的叫化小朋，女的王娇儿，他们也是一对厉害角色。”

丁少珍说：“朝廷不是说白莲教是邪教么？妖言惑众，要

除去他们。”

贺子秋冷笑一声：“朝廷的话就可信吗？这正是朱皇帝不仗义的地方。他得力于白莲教，可反过又要扑灭它，没那么容易。世间到处都有火种，有那么一星点，足可燎原。”

“他们想造反吗？”丁少珍小声问。

贺子秋摇头说：“那也不是，唯求自保而已。皇帝虎狼之心，杀人如麻，手下将凶兵悍，白莲教一时还难于起事。”

“这么说他们还是想造反呀？”

“你不想吗？”

“我不想，从来没想过。”

“那你学武功干什么？”

“强身健体，行侠仗义呀。”

“假如作恶的是朝廷呢？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，只有贪官污吏才作恶呢。”

“看来你的脑袋还没开窍。告诉你，不想造反的人没有好人。朱皇帝若不造反，他现在还是和尚；所不同的是，是个老和尚而已。”

丁少珍连忙摇头：“这是不对的，世上只有忠臣贤，哪有奸传美名的。”

贺子秋冷然一笑：“这也只是说的臣子，并没涉及君王。难道他们就是不可反的吗？别信什么忠臣良相，那全是骗人的。他们会世代代骗下去，直骗到没有可骗的为止。”

丁少珍不吱声了，她感到不可思议，贺子秋的论调让她惊奇。

贺子秋微微一笑：“我是个怪老头子，什么都与别人不一样。你觉得我讲得不对，大可以不信，我从不强迫别人接受

什么……”

丁少珍轻吟一声，微微笑了。

贺子秋知她心意，笑道：“对你是个例外，不然我没法传你功夫。对脑袋不开窍的人，是可以采取些手段的，这完全是善意的……”

丁少珍两眼不时地外瞥，不听他自圆其说。

贺子秋双目幽光连闪，看了她一会儿，轻淡地说：“你还小，没经过世道沧桑，不知道什么是善美，将来你会理解我的。我们中国人为何要习武练功，你为什么想成为高手，这是在重复做多少代人没做成的梦。梦是美的，但非常难做，把梦变成现实，那就更难了。”

丁少珍大奇，觉得贺子秋好不简单，虽然她并不懂什么“梦”，但她似乎感到他的话有大道理。她心中好象也有个“梦”在，那梦是什么，她一时也说不清楚。

“你的话好深，好难懂，我有些不明白。”

贺子秋轻叹了一口气：“世上又有几个人懂呢？不是我自夸老夫独醒，能看破这一层的实在鲜见。武功讲究内外合一，这正是‘梦’的起点，也是‘梦’的终结。中国人受的压迫太重，压迫越强，反抗欲烈。人们渴望自由，就更加对‘内外合一’着迷。‘内外合一’是武学的根，也是人生的‘果’。人的心灵是极易飞扬的，纵是天下第一暴君秦始皇也只能焚书坑儒，并不能逮住什么人的灵魂。假如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合一了，也那么自由自在了，那不是美到了极点了吗？这不是武人的‘梦’吗？也是天下人的‘梦’。千般武学，万家流派，宗旨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自由。所以中国武学的最高境界实则是人生的最终追求，武学永远不会与人生分道扬镳……”

他的话太精采了，他还要讲下去。可丁少珍已受了巨大的震动，她做梦也想不到从这个老头子的嘴里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。她似乎深刻地明白了什么，不想再听了，小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师傅，您真是大彻大悟了，让我也顿开茅塞，下面的让我来替你讲吧……”

贺子秋心中一乐：“你认我这个师傅了？”

丁少珍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她刚欲开口讲话，忽听王娇儿说：“山下好象有人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”化小朋“嗯”了一声，两人纵身而去。

贺子秋与丁少珍从石头后面出来。丁少珍说：“说不定待会就要不太平了。”

贺子秋点了点头：“我们不去管它。现在对你来说要紧的是心静，把一切杂念全抛掉，如在明月下，似在清风中，一灵独照。”

丁少珍嫣然一笑：“最好把‘自由’也放掉……”

贺子秋大笑：“你又进步了，比我预料的要好，看不出你小小年纪，人倒挺精呢。”

“还不是师傅的点化吗。”她笑面似花。

贺子秋心花怒放，美人儿若吹捧什么人，那一定是妙不可言：“丫头，你的嘴甜起来了。”

丁少珍歪头一笑：“嘴甜不如‘手甜’。等我的神功大成，那才美呢。”

“对极了。”贺子秋说，“我一定要把你调教成天下第一‘甜手’，让碰上你的敌手全被甜死。”

丁少珍乐得娇笑起来：“世上哪有‘甜功’呢。”

贺子秋说：“有的，毒功一变就是‘甜功’。不过难练一

些而已。《杂气三千篇·十三道》云，‘甜’外性异质，易收难放，唯‘劳宫’出之，功成极煞，比毒烈数倍。多亏你提醒，不然你成不了‘甜人’，非成毒人不可。”

丁少珍见他认真了，有些半信半疑，轻声问：“难道真有‘甜功’？即便有也不可能强过毒功呀。这真让人费解。”

贺子秋笑道：“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‘甜功’为什么不能存在呢？至于说它厉害，那是一般人不知怎么防范罢了，迷惑性强。”

“师傅您会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丁少珍乐了：“您不会怎么教我呢？”

贺子秋笑道：“我可以边学边卖吗。要知道你师傅的武功已入化境，是什么都能来两下子的，没有我不能弄通的东西。”

丁少珍有些愁眉苦脸地说：“那恐怕就要费时了，可我是不能在这里呆久的。”

贺子秋有些不快地瞅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不要老想走，那样你什么也学不成的。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江湖中是不会有作为的，入与出都不会有任何影响。”

丁少珍低下了头，不言语了。师傅的话无疑是对的，可她总是忘不掉哥哥与同门，似乎只要她与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就安全了。这实在是动人的自作多情。

贺子秋走到一棵树旁，向山下看了几眼，说：“我们也下去凑个热闹，看能否顺手牵只羊。”

丁少珍被他的风趣逗笑了，与他一同走下山去。山挺陡的，山坡上耸立着不少嶙峋怪石，似狼牙又如尖刀。它们静默着，又仿佛愤怒。丁少珍从其间穿行，忽觉它们有些可怜，

这念头来得实在怪，难以说清。

两人走到一片空地上，陡见人影晃动，从东南方来了不少人。他们忙躲到暗处，观察动静。来的是锦衣卫和官差，有一百多人，带头的竟是李华阳，葛青与叶宝等人也在其中。他们是有备而来，高手不少，看来是想把白莲教徒一网打尽。

贺子秋眉头皱了一下，说：“白莲教恐怕要遭殃，来的人都是有名杀手，他们怕是难以抵挡。”

丁少珍忽儿对白莲教有些关切，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小声说：“他们若是打起来，你会帮助白莲教吗？”

贺子秋笑道：“我凭什么帮他们？”

“你对他们挺关心的吗。”她轻笑道。

贺子秋淡然道：“我对官差也挺关心的，可我不会帮他们。我从不亏待自己，全凭感情用事。若看着白莲教可怜，心里难过，我就帮他们。若是没有心里不快，我是乐于做闲的。”

丁少珍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这么做不是失了正义感了么？那会误事的……”

贺子秋笑道：“失了哪家的正义感？我的感觉就是最正义的，别人的感觉不可信。”

“那……”她迟疑了一会儿，“书上讲的，世上传的也不可信？”

“是的，全不可信。”贺子秋点头道，“自己就是圣贤，何必要信别人的呢？”

丁少珍觉得可笑了，不由地笑起来：“自己不可能天生什么都会呀，要跟别人学呢，不信别人的又怎么行。学武功不信师傅的，那只能学会挨骂与骂人。”

贺子秋一乐，笑了：“你又进步了一回。”

丁少珍转过身去愉快地笑了，笑得很甜，很纯，没有什么杂质。她完全被一种气氛占有了，不知有它。旁边的草木无聊地摆动着，衬托着她激扬的情潮。

贺子秋被她感染了，也暂时忘记了即将发生的一切。他感到自己象一棵青松，一块白石，静静地立在山风里，人也许不理解他，相信风是明白他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已化作了一股风。眼前的黄花上飞来几只蜜蜂，围着花儿转，一会儿又落到花蕊上吸吮，他眯起眼笑了，这小东西也是这般辛勤呀！

忽儿，一声大石滚地声响起，蜜蜂展翅飞去，眨眼就不见了。

贺子秋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我们也得走了，他们也许要打起来了呢。”

丁少珍一言未发，与他一同弹身而去。

他们行动迅速，很快到一块岩石前。贺子秋说：“跃到石上去，就能看到我过去修炼的洞口了，也许那里长满了树。”

丁少珍没有吱声。两人上了岩石向西一看，果见面东的石壁下面有一个洞口。不过洞口没有长满什么树，而是很光滑，看来有人住在这里。他们的目光向左边一扫，忽见一人盘腿坐在一棵树下入定。

贺子秋不由“咦”了一声。

那人四十来岁，长发披拂，额上贴着一朵白莲花，有杏叶儿那么大。身前三尺远处，放着一朵大莲花，活的，水灵鲜嫩。他双目轻闭，如木石一般。若细看，他的头顶还笼罩一团紫气，不浓，也不很淡。

他相貌冷峻，身材高大，有种凌人的威严。

贺子秋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原来是他在这里。看来官军还没赶到这里，他也没有发现危险逼近。”

丁少珍忽道：“他是谁，白莲教主吗？”

贺子秋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他正是白莲教主古天峰。看他的气象，似乎还没练成‘莲花神功’，至多到了第八重境界。”

丁少珍担心地问：“那他什么时候能练成？”

贺子秋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替他着什么急，这不是能用天数来衡量的。慧心所至，即刻就成。若不得法，机缘又无，那永远也达不到第九重境界。要知道，一重之差，人仙判也。”

丁少珍有些丧气，不知自己的运气怎样，若能几天之内修成正果，那该多好啊！我宁可吃三年苦，岁月啊！……

这时，化小鹏和王娇儿带着几个人慌慌张张跑过来。到了古天峰身边，化小鹏说：“教主，大事不妙，官军发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快点撤吧。”

古天峰身子一动，双掌缓慢抬起，摇摆了几下，睁开眼睛：“来了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一百多人，不过有不少高手，非一般官军可比……”

古天峰摆手止住了他轻声说：“不用慌，这一天迟早要来的。他们亦非三头六臂，我们没有理由怕他们。”

化小鹏“咳”了一声，欲言又止，说也无用。

丁少珍这时笑道：“他还挺沉着呢，有点儿教主的样。”

贺子秋微微一摇头：“沉着若能打胜，我相信你绝不比他差。”

丁少珍飞了他一眼，把头扭到一边去。

古天峰扫了一眼手下教徒，伸手掐了一叶莲花，说：“来者自来，去者自去，这才是境界。白莲教徒，莲花一叶，何